

# 认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研究的新进展<sup>\*</sup>

蔡万焕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有学者将该阶段的资本主义称为认知资本主义。在认知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方式、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由于非物质劳动中创造力与劳动者的天然不可分割性，劳动者不被剥削，因此认知资本主义下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认知产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认知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因此需要金融资本的发展来转移风险。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认知资本主义理论为我们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启示意义，但其理论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深化之处，需要进行批判地借鉴。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 知识产品 金融资本 劳动价值论

**作者简介：**蔡万焕（1984-），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深远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征，有学者将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称为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认知资本主义有什么特征？认知资本主义下价值创造来源是否发生了改变？认知资本主义下金融资本的相对独立膨胀有何内在原因？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关于上述问题的观点，为我们认识当前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但其理论特别是涉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行批判地借鉴。

## 一、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认知资本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01年，用来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相结合所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继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sup>①</sup>。“认知资本主义”中的“认知”一词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知识、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等认知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正如大卫·哈维转引阿瑟的观点，“技术正取得一些我们认为属于活着的生物的特性。随着技术变得可以感知周遭环境并作出反应，随着技术变得能够自我组合、自我设定、自我疗愈和有‘认知’能力，它们越来越像活着的生物。技术越是精密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研究”（15CJL001）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思想研究”（2016THZWLJ05）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Carlo Vercellone, “Th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273641>.

和‘高科技’，便越像生物。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技术的代谢性质与机械性质一样重要”<sup>①</sup>。

同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比，认知资本主义具备什么特征？有学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继福特制之后后福特制的另一个表述<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之后，知识和非物质产品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劳动中知识相对不变资本的重要性更强，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因素。与之相对应掌握知识的“认知精英”或“才智阶级”的地位大大提升<sup>③</sup>。还有学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以下方面：知识的产生及其通过学习和网络程序进行的空间传播，财富创造的过程不再基于劳动组织的同质化和标准化方案<sup>④</sup>；经济虚拟化，非物质生产及其相关的服务的重要性提升；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物质生产劳动并未消失，只是丧失了中心地位；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的变量，采取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社会—技术制度形式；分工模式发生变化，由于技术创新等研发工作的技术进步而是重要性相对体力劳动的提升，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规模经济效应消失，等等<sup>⑤</sup>。

因此，对以上关于认知资本主义演变历程、本质特征的描述进行总结，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对认知资本主义作出界定<sup>⑥</sup>。

(1) 资本积累方式。认知资本主义下的资本积累建立在知识和创造力的基础上，即非物质劳动形式。因此，认知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积累方式，剩余价值的获取主要依赖于基于知识的精神产品创造过程。借助于能源和劳动力的物质转化过程并未消失，只是失去其中心地位，让位于活劳动（“认知资本主义”论学者将活劳动定义为知识劳动或纯粹的脑力劳动），在生产中通过新信息技术与脑力相结合利用活劳动。

(2) 生产方式。知识的生产出现去中心化，各个生产者在分工中地位平等，形成无所不在的中心<sup>⑦</sup>；认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利用计算机将网络中的人脑联合起来，并促使人脑之间进行协作劳动，从而产生“网络正外部性”。“网络正外部性”会生产剩余价值。建立在由因特网连接形成的数字网络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优势是，随着知识的积累和丰富，稀缺性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边际报酬递增效应。

(3) 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劳动者只在极小程度上被剥削；知识和创造力无法与人身分离，知识产权又保护了生产者对知识和创造力的所有权，因此知识产品不会被异化。换言之，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不会失去对其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被剥削的程度大大降低。

## 二、认知资本主义下的资本积累方式：非物质劳动

“认知资本主义”论学者认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是当前最重要的资本积累方

① [美]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② George Tsogas, “The Commodity Form in Cognitive Capitalism”,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Vol. 18, No. 5, 2012, pp. 377-395.

③ Thomas R. Coyle, Heiner Rindermann, Dale Hancock, “Cognitive Capitalism: Economic Freedom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and Average Classes on Economic Productiv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119, No. 2, 2016, pp. 411-427.

④ Andrea Fumagalli, Stefano Lucarelli, “A Model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MPRA Paper No. 28012, posted 11, January 2011, <http://mpra.ub.uni-muenchen.de/28012/>.

⑤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50-56.

⑥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56-59.

⑦ Stefano Lucarelli, Andrea Fumagalli, “Basic Income and Productivity in Cognitive Capitalism”,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66, No. 1, 2008, pp. 71-92.

式，也是认知资本主义下最重要的变化和特征。劳动过程经历了“非物质化”，物质生产劳动、体力劳动让位于非物质劳动、纯粹的脑力劳动；信息等知识产品和数字产品与物质产品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载体；由于非物质劳动中创造力与劳动者的天然不可分割性，非物质劳动产品不会异化，劳动者被剥削的程度大大降低，因此认知资本主义下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1. 劳动的“非物质化”

“认知资本主义”论区分了非物质劳动和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实际上是将纯粹的脑力劳动称为非物质劳动或者活劳动，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定义为物质生产劳动或体力劳动。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伴随认知资本主义的是“经济去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牵涉的是集体认知劳动力、活劳动，而非使用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所耗费的体力劳动<sup>①</sup>。“非物质劳动”是强调其在新资本积累模式中的重要性，而非否定劳动价值论。从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投资的额外价值）的角度看，“非物质劳动”的要点在于其是创新力而非人类劳动力的耗费<sup>②</sup>，是“用活劳动生产活劳动”或“用知识生产知识”<sup>③</sup>。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动的“非物质化”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抽象劳动范畴的创新与发展。劳动的“非物质化”过程推动了资本家与广大民众生产性劳动的结合，不仅包括雇佣劳动和小生产者，还包括能够提供几乎无限的免费资源即创造力的民众。这使资本主义生产最终实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ect）或“一般才智”（General Intellect）共同创造价值<sup>④</sup>。

“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决定劳动分工的并非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规模，也并非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社会等级关系，而是数字网络。在基于数字网络的认知企业中，雇员不再被企业的围墙所阻拦<sup>⑤</sup>，他们通过因特网连接在一起，这种开放性是认知资本主义区别于大工业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sup>⑥</sup>。认知企业的开放性还体现在，认知劳动分工建立在依靠计算机进行的脑力劳动合作的基础上，新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人群中的大规模传播打破了技术封锁<sup>⑦</sup>，技术外溢效应比传统产业更为明显。

“认知资本主义”论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传媒和广告产业中的非物质劳动是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传媒和广告产业利用未支付报酬的劳动时间来创造利润，也就是说，涉及的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和“为资本的自行增殖做贡献”，这也就是马克思定义的生产性劳动<sup>⑧</sup>。

### 2. 非物质劳动产品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那里，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即商品的自然物质载体。非物质劳动产品不以物质形式存在，而是以信息、电子软件等虚拟产品的形式存在。如让-马利·莫尼耶和卡洛·维塞隆（Jean-Marie Monnier & Carlo Vercellone）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积累的新的历史体系”，其中认知和知识维度的劳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代了以前的固定资本和物质劳

① “Immaterial Labour.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7, Issue 4, 2009, pp. 177-185.

②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31-32.

③ Alberto Toscano, “From Pin Factories to Gold Farmer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Stream on Cognitive Capitalism, Immaterial Labour, and the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5, Issue 1, 2007, pp. 3-11.

④ [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345页。

⑤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Work, Migration, Memes, Personal Geopolitics*, Issue 30, 2016, p. 81.

⑥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61-72.

⑦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03-117.

⑧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110.

动的中心地位。随着这种转变,资本的价值化过程将与知识转化为虚拟商品直接相关<sup>①</sup>。有学者将这类产品称为“认知商品”<sup>②</sup>、信息商品或“知识产品”。

作为非物质劳动产品的认知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产品不会在消费中被损耗;可被无限分享和复制,可被数人在同一时间拥有,也就是说,认知商品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反竞争性的<sup>③</sup>,这种商品不存在稀缺性,本质上类似于公共物品<sup>④</sup>;不存在物质磨损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损耗”;可轻易地并低成本地被复制和快速传播;是社会产品,并反映社会关系的历史和知识的历史;初始形式的价值相对较高(包含研发耗费的劳动时间),而其复制品的价值相对较低(生产时间主要是复制和传播商品所费的时间);信息等商品通常以高于价值的价格进行出售,价格和价值间的差距是信息产业利润制造的核心<sup>⑤</sup>。

“认知资本主义”论对非物质产品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决定等问题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很大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单个商品应该是这种商品的平均抽样样品中,即单个产品之间的差别可忽略不计。而“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认知商品的初始产品与复制品有明显差异,初始产品与复制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价值不是凝结在单个实体商品中,即不是仅仅蕴含于初始产品中,而是蕴含在整个商品群体的集合中。例如,吉多·斯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认为,决定认知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仍然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认知商品大多是高科技产品,前期研发成本投入巨大,导致刚刚投入生产后的成品即初始产品价值量非常大,而其复制品价值量骤降,初始产品与复制品的价值量差距悬殊。由于起初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变得无关紧要;又由于复制品成本低,计算生产的直接劳动时间是无意义的<sup>⑥</sup>。

### 3. 非物质劳动与阶级结构变化

该理论认为,非物质劳动及其产品的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调整。雅安·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认为,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条件包括两个,一是劳动力与个人劳动者人身的分离,一是生产性劳动的异化。但在认知资本主义下,上述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认知资本主义下,体力劳动已让位于认知劳动或脑力劳动,而大脑的注意力或记忆的神经活动与人身无法分离,因此劳动力与劳动者的人身分离非常困难。

其次,在认知资本主义下,为了成为财富生产者,活劳动必须可以使用机器(硬件)、软件、网络等条件,而上述条件的自由获取取代了排他性的所有权概念。当知识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共同基础并且其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本时,人们很难说工人对其生产的最终产品失去了所有权<sup>⑦</sup>。换言之,生产性劳动不再异化。虽然非物质劳动在数量上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质量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产权的法律地位很难界定,因为非物质劳动产品主要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无法确定

① Jean-Marie Monnier, Carlo Vercellone, “Labour and Welfar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Vladimir Cvijanović, Andrea Fumagalli, Carlo Vercellone (Eds.),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its Reflection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Verlag, 2010, pp. 71-86.

② Karl H. Pribram, “The Brain, Cognitive Commodities, and the Enfolded Order”, in K. E. Boulding & L. Senesh (Eds.), *The Optimum Utilisation of Knowledge: Making Knowledge Serve Human Better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3, pp. 29-40.

③ Serhat Kolo ğlugil,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7, No. 1, 2015, pp. 123-137.

④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03.

⑤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114.

⑥ Guido Starosta, “Cognitive Commodities and the Value-Form”, *Science & Society*, Vol. 76, No. 3, 2012, pp. 365-392.

⑦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17-121.

其所有者<sup>①</sup>。

既然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条件不复存在，那么多数劳动者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而是转变成“知产阶级”（Cognitariat）<sup>②</sup>。

### 三、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与金融资本

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金融化，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膨胀，金融部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发展出一套试图超越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进行批判的理论，将金融资本的发展与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联系起来，寻找金融资本独立膨胀的内在驱动力。

#### 1. 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尽管价值来源发生变化，阶级结构发生调整，但资本主义并未摆脱其发展的历史规律，而是在最高程度上再生产了马克思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价值占有规律之间的矛盾<sup>③</sup>。

“认知资本主义”论还认为，在认知资本主义下最具特点的商品即信息产品和知识产品，这些产品具有不确定性等固有特征；知识与信息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类似于金融投机中的操作：即市场主体间达成价格的共识（或共同信念）。在创新领域，为取得重大创新从而获得更高利润率，企业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成本可能非常巨大，但是最终获得成功的概率很小，即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无疑提高了创新的成本，使得认知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高度的风险性。

#### 2. 金融资本对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化解

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发展是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所引发的内在需求。由于创新成本过高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认知资本主义下的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都不愿直接承担风险。如何转嫁风险，这就对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产生了内在需求。企业通过金融资本将风险转移给家庭，金融资本在此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正如通过资本化对部分社会保险进行的管理一样。利用资本化运作，家庭消费者可通过未来价值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sup>④</sup>。因此，金融资本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从工业资本主义向认知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制度运行与福特制下的金融模式相比，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从而使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布当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主要依赖于体力劳动者加工原材料时付出的体力劳动；认知资本主义并未消灭物质工业生产，而是对其进行重新布局，金融化就是对物质生产进行重塑和重构的一种方式<sup>⑤</sup>。由于物质产品生产不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开始依赖于研发、专利申请、广告和品牌，以金融衍生产品出现的风险成为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在金融化的经济中，公司资产的价值与其说是其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函数，不如说是其风险控制能力的函数<sup>⑥</sup>。

总之，认知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重要性的提升与知识产品转变成可交易商品有关，决定性因

① Michael Hardt, “Immaterial Labor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7, No. 2, 2005, pp. 175–177.

②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97, 117–121.

③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120.

④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36–148.

⑤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48.

⑥ Maxime Ouellet, “Revisiting Marx’s Value Theory: Element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 31, 2015, pp. 20–27.

素是新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导致对金融的内在需要。金融被认为是治理认知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方法，尽管它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不稳定因素<sup>①</sup>。

#### 四、认知资本主义对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启示

“认知资本主义”论将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革命和脑力劳动、金融化、“知识经济”“零边际成本”等结合起来，既充分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变化，同时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与特征提供了比较新的视角。但是，“认知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个概念本身是不科学的。

##### 1. “认知资本主义”论的积极启示

首先，作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研究新进展的学术成果，“认知资本主义”论关注信息化技术、金融化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促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关注现实，使得理论分析更为具体、更贴近现实、更“接地气”。有学者指出，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注重现实新变化”，部分理论与现实相脱节而难以被大众接受<sup>②</sup>。“认知资本主义”论构建了一个涵盖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方式、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分析框架，并将其理论框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新发展结合起来，丰富了对现实的分析。

其次，“认知资本主义”论试图将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提升、服务业发展、金融资本膨胀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纳入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当前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与金融化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论，甚至存在一些认为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等逻辑混乱的认识。“认知资本主义”论指出，认知资本主义在更高程度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其更加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金融化或金融资本的发展内嵌于认知资本主义之中，是试图化解这种内在不稳定性的必然选择。“认知资本主义”论对创新研发活动、金融化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其理论逻辑是内在一致的。

再次，“认知资本主义”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面临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等问题均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的内在缺陷由于一系列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断显性化，从而出现危机。有些企业通过实行弹性的工资关系和减少工资来恢复边际利润，这对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形成了冲击。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认知资本主义是对福特主义危机的反应，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最新方向，应该是那些对福特主义危机采取创新性反应——即通过创新来提升边际利润<sup>③</sup>——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适时提出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得到高度重视，旨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实现中国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同时要落实“共享”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切实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2. “认知资本主义”论的理论缺陷

总体而言，“认知资本主义”论关注经济现实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但是，“认知资本主义”论在其理论方面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构成其理论基础的非物质劳

<sup>①</sup> Yann Moulier Boutang,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36-148.

<sup>②</sup> 吴宣恭：《重视所有制研究，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sup>③</sup> Carlo Vercellone, “Th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273641>.

动、知识产品的本质、技术劳动是否会产生异化等与劳动价值论相关的理论观点上，存在逻辑错误和概念混乱等问题。这些错误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 “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在认知资本主义下资本积累方式改变的观点。认知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人的知识生产、脑力劳动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脑力劳动是劳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并没有排除脑力劳动。他指出：“生产活动……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sup>①</sup>。我们不能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截然分开，也不能简单地把体力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

“认知资本主义”论将体力劳动定义为物质劳动，将脑力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实际上，作为非物质劳动的脑力劳动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来分析。一部分是生产性劳动，即物质生产中需要的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等劳动，由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来属于生产过程中一个环节的技术研发活动独立发展，但其目的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价值生产。另一部分是非生产性劳动，例如为价值实现而进行的广告创意创作、生活娱乐类文化产品或精神产品创作等纯粹脑力劳动，这类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

亚当·斯密、萨伊和昂利·施托尔希都曾对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产品”进行分析，集中阐释了非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其产品价值如何决定等问题。麦克·莱伯维茨 (Michael Lebowitz) 在探讨传媒资本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剥削工人的问题时，认为只有雇佣劳动和生产性劳动可以被剥削；传媒资本所支配的支付工资和未付工资的劳动都不是生产性劳动，传媒公司无法剥削工人，因为他们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只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部分<sup>②</sup>。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sup>③</sup>。第二，“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sup>④</sup>。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抽象概括时认为，所有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因为它创造作为劳动的条件和结果的产品。

进行文化产品或精神生产的非物质劳动或纯粹脑力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在当前资本主义中，物质生产劳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是价值的来源；纯粹脑力劳动尽管比重在提高，但仍然服务于物质生产劳动。因此，认为在认知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为依靠纯粹脑力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 在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创造力是否被剥削的问题。“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创造力、知识、想象力等认知因素属于人脑活动范围，且无法与脑力劳动者的身体分离，因此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不会被剥削。

实际上，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但不会在消费它的行为中被损害，反而被扩大，转变并创造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这种产品不生产劳动力的身体能力，相反它改变了使用它的人。文化或精神产品生产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创新、生产和消费关系）。只有在生产中完成，其行为才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这种行为使得物质生产中被“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那就是，劳动不仅生产商品，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它生产雇佣关系<sup>⑤</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② Michael Lebowitz, “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1, 1986, pp. 165-173.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⑤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Work, Migration, Memes, Personal Geopolitics*, Issue 30, 2016, p. 81.

“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物质产品会与劳动者异化，而文化或精神产品不会异化，这是将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与其所有者混为一谈。“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sup>①</sup>在私有制下，商品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并不直接统一在一个主体上，也就是说，产品生产者不直接是它的所有者或者消费者。产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与产品脱离，产品如何回到生产者手里取决于生产关系。作为雇佣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为雇主生产知识产品，知识产品的所有权归雇主所有而非劳动者所有。该知识产品产生的收益归雇主，即使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仅仅是雇主对该产品的所有权而非劳动者，因此，劳动者和知识产品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异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像在协作中一样，发挥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各种劳动的结合所发生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协作整个说来没有改变单个工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作坊的附属品。劳动的智力，在许多人那里消逝，而在个别人那里扩大了范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资本服务。”<sup>②</sup>

正如劳动力一样，创造力虽然不能与人身分离，但它生产出的产品也会由于私有制而与劳动者相分离并异化。知识产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强化了资本所有者对文化或精神产品的所有权，并对他凭借该所有权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进行保护。因此，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声称知识劳动不会被剥削、人人共享的理念实际上是“点一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sup>③</sup>，即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3）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无产阶级被“知产阶级”取代，资本家与民众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基于对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不会被剥削的判断，“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无产阶级化的两个条件消失，这种观点也与现实相悖。

首先，认知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加深。认知资本主义建立的基础是信息技术、数字网络技术，技术变革对生产的影响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准。信息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正在经历的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质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机器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机器体系发展。新的机器在传统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即自动化控制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和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从而克服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上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为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像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转变为资本对劳动进行控制的新手段，必然导致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在信息化革命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新机器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集中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也就是说，机器已经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这导致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14页。

③ 王维佳：《“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

备。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操作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逐渐由计算机控制下的机器来完成，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对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越来越低，导致工人“去技能化”，对资本的依赖加重，这重复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转变过程。

其次，“认知资本主义”论所谓的集体智慧共同创造价值，实际上描述的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将出现资本家与劳动者地位趋同的趋势？“认知资本主义”论学者内部也有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不稳定性、过度剥削、流动性和等级制是非物质劳动最明显的特征<sup>①</sup>。工人被迫进入阶级关系并为生存而生产利润，这种阶级关系使得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概念，马克思用它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认知资本主义”论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描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的劳动关系，把劳资关系描述成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在该理论中，金融资本的发展内嵌于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中，而金融资本的发展实际上是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可能地从资本转移给劳动力，劳资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经济中的等级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结构，从生产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导致的生产中的等级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垮台<sup>②</sup>。

(4) “认知资本主义”论特别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资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使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竞争，争相采取新技术和更有效的组织管理手段，从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赚取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创新。但是，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sup>③</sup>。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及战争和军备竞赛期间，在国家的支持下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几次技术创新浪潮。资本主义国家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用于基础科学，为其他领域的应用技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对于掌握火箭回收技术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美国政府为它提供了“阿波罗”计划登月舱的发动机喷管，直接派驻技术人员，转让专利以发展关键技术，开放空军基地进行火箭发射试验等；苹果公司的触摸屏、语音控制功能（Siri）、人工智能、硬盘驱动器等也都是在美国政府提供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受到高度重视。创新的发展，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重视政府的作用，二者不可偏废，这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美]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 [2] 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3] 王峰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4] 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编辑：张建刚）

①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Work, Migration, Memes, Personal Geopolitics*, Issue 30, 2016, p. 81.

② [比利时] 厄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

③ [美]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98页。